

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首播，颠覆赛制引热议

“唱跳好声音”真的来了!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上周五晚,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登陆浙江卫视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优酷。当节目播到第12年,大变化终于来啦!这一次,节目为每一个拥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创造了全新舞台以及全新模式:学员按下“盲选”按钮,导师背对学员听歌选人,喜欢就“转身”;按下“明选”按钮,导师面对学员看表演,不喜欢才“转身”。这一次,节目也迎来了周华健、薛之谦、潘玮柏、刘宪华组成的全新导师阵容。谁又会说出那句经典台词:你的梦想是什么?

总导演金磊表示:“全新赛制的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将是年轻学员追求自我、展现个人风格魅力的全新舞台,或许将超越此前十一季,成为彰显青春中国蓬勃朝气的音乐嘉年华。”

A 赛制“明选赛道”让唱跳学员被看见

“明选赛道”为学员开启了更多展现自己舞台表现力的机会,唱跳、乐队、视觉化音乐等形式都能让导师直接看见。在新增的“明选赛道”中,学员一出场即与导师面对面,在表演过程中,如果导师认为该学员不适合进入自己战队,可以选择按钮退回;如果学员表演完有一位导师没有按钮退回,学员进入该导师战队;若多位导师未退回,由学员反选导师;若四位导师全部退回,则表演即刻终止。

在首播期节目中,“明选赛道”对于唱跳学员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:来自山东的周思洋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作品,唱跳并行、独具个性。但是,她选择的是盲选赛道,由于唱跳过程影响了气息,声音表现不佳,并未获得导师转身。一曲唱罢,导师见到真人后,都表示遗憾:“你选错赛道啦!”“应该选‘明选赛道’让我们看见!”自称“音舞人”的学员柏霖大胆选择“明选赛道”,成为本季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,现代舞加歌唱的形式,令四位看完全程表演的导师

大呼“惊艳”,维持了“四转”。

采访中,当听说学员选择“明选赛道”时,导师可以转过身以示拒绝,四位导师均对新赛制发表了看法。潘玮柏评价新赛制“刺激又残酷”,提前喊话学员要鼓起勇气,准备好一颗“大心脏”。薛之谦直言“转过去这件事情其实有点令人伤心”。刘宪华将自己代入学员的位置,表示如果是自己面对这种情况,“不知道还能不能够继续表演”。周华健以过来人的身份赠语年轻学员“看淡输赢,勇敢选择”。

“唱跳好声音”是否意味着“唱跳”比“好声音”重要?毫无疑问,“好声音”仍是导师选人的核心标准。周华健形容歌手是“声音的演员”,他的选人标准是“能不能够把真的感情发挥出来”。薛之谦表示,假若遇到歌写得好的原创歌手,能够让他心服口服,他一定会拼尽全力去争取。潘玮柏所说:“音乐世界这么大,这么广,我觉得区分出所谓的音乐类型,只是为了方便给它一个名字,但是音乐就是音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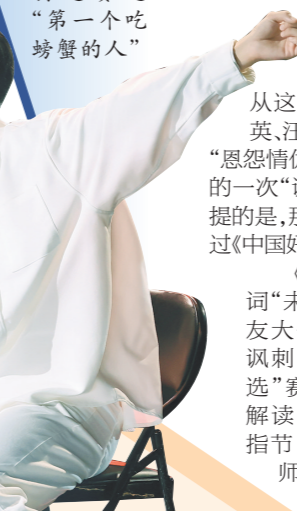
薛之谦、周华健、刘宪华、潘玮柏(从左至右)组成全新导师阵容



网友热评

- @雨:每年看每年喷,结果每年都是国内收视第一音乐综艺。
- @芋泥:好多年没看《中国好声音》了。今年看了一下,刘宪华和薛之谦很会活跃气氛,抢人环节给我的观感是轻松有趣,不会觉得无聊,期待后面选手的歌声能惊艳到我。
- @Bookaddiction:别的不说,也真的唱得好,但歌就是不好听,没有记忆点,不知道未来几期怎么样。要说有记忆点的歌,还是周华健的那几首歌,经典就是经典。
- @飞天小女警:干脆把周华健换了,另开一档节目吧!

学员柏霖成为明选赛道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



C 口碑 有人说“新鲜”,有人“不满意”

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在开播前面临不小的舆论压力。近日,刀郎发布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,其中一首《罗刹海市》尤其出圈,腰斩各大音乐榜单播放量纪录。有人从这首歌中读出了刀郎与那英、汪峰、杨坤等歌手多年前的“恩怨情仇”,将之视为刀郎对乐坛的一次“讽刺”或“报复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那英、汪峰、杨坤都曾担任过《中国好声音》系列节目导师。

《罗刹海市》中有一句歌词“未曾开言先转舵”。有网友大做文章,认为这句歌词讽刺了《中国好声音》的“盲选”赛制。不少网友进一步解读,“未曾开言先转舵”暗指节目组操控选拔结果,“导师听了几句,相关事件经过

网络连日发酵,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今年《中国好声音》的热度。节目播出后,浙江卫视收视率一路走高,而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优酷三大网络平台热度值同样表现不俗。不过,节目口碑多少受到了该事件影响,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评论区“起哄”。

抛开歌词事件不谈,对于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的节目制作,目前网络上出现了三种不同声音:一些网友支持节目在播到第12年时求新求变,认为顺应全能艺人发展要求,将节目做成“中国好声音”“唱跳好声音”是好事;一些网友认为节目放弃了选拔“好声音”的初心,新赛制加入让节目变得不伦不类;一些网友则认为新赛制、新一季节目才播出一期,不能盖棺定论,应多看几期“观望观望”。

E-mail:hdzp@ycwb.com

去年十月,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我的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,纪事感怀之外,更力图呈现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化及精神氛围。某种意义上说,七七、七八级大学生是有故事的,就看能不能讲好。

讲述大学故事,历史事件好说,大致轮廓也容易描写,缺的是生活细节。当初没记日记,即便有少量资料遗存,也都散落各处,一时无法寻回。十年前,为撰写《失落在中大的那些记忆》,我请中大中文系办公

室帮忙,复制了我们当年的课程表、成绩单以及学籍档案等,这才使得文章“言之有物”。为何如此经营,我在该文“附记”中坦承:

具体到大学生活,“课堂”本是主要场景,但因缺乏“戏剧性”而常被叙述者忽略,以致你单看追忆文字,“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,浪漫无边”。我之所以扣紧当年的课程表,讲述一大堆关于读书生活的“陈年往事”,而不涉及演武、郊游、办刊物、谈恋爱等更有趣的场面,既是

对历史负责,也是为了给大学生生活“去魅”。

谈论作为特殊语境的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大学城,要的不是神采飞扬,而是真实可信。这就要求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尽可能博采旁搜。虽说尽心尽力,仍感遗憾多多——所谓“自家有病自家知”是也。近期收拾留存杂物的旧居,发现若干新资料,终于有了重新写作的动力。这里的关键是若干实物,包括笔记、相册与留言本。



中大中文系七七级部分同学在办公楼前合影(1981),第二排左四为作者

C 留言本

比起曾公开销售的校园刊物《红豆》来,中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几乎人手一册的留言本,或许更能体现那个时代的风气与风采。我的妻子北大毕业,也是中文系七七级,也有类似的毕业留言本。没做过调查,不确定这是否那个年代大学毕业时的“标配”,因属于个人物品,极少公之于世;且手写不过只言片语,难得被史家关注。

我保存的这册48开小本子,塑料套封,平淡无奇。翻开第一页,赫然写着:“聪明人要下笨工夫。——为陈平原同学题词。王超,1982.1.9。”我都忘记此事了,并非入室弟子,大学毕业时,竟斗胆请王先生题词。北上求学后,我回中大,确实多次拜访王先生,那是因为他与我的硕士导师吴宏聪先生住处相邻。至于相关文字,除了1988年撰写“学术感怀”时,曾提及先生名言“做学问不靠拼命靠生命”,再就是2004年11月我在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论坛作专题演讲,刻意选择了《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》这个题目,说好像是向王季思、董每戡两位先生致敬。至于如今书房里挂着王先生的书法作品,事见《我母校讨诗笺》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毕竟是风华少年(其实年纪并不轻),真羡慕意味的并不多,留言中的基调乐观向上。唯一出乎我意料的,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刘军的留言:一只驴子在两堆草中间徘徊,它不知道吃哪[哪]堆草好,结果它死了。

所有的痛苦只是选择的痛苦。

生,或者死,也许是做梦。能够做梦是幸福的。

让你的手忘掉一些书,让你的脚走进幼儿园;让你的口与太阳对话,让你的眼仰望上帝。

请相信不能相信一切。

第一则明显属于引用,后面几则也多有模仿与改写的痕迹。问题在于,为何是刘军写出此悲苦且颇有深意的留言?那天翻留言本,顺手拍下这一页,发给刘军兄并附言:“记得你是班里年龄最小的,那年也就二十岁左右,可留言的调子反而最灰暗。”刘军回复:“宝宝心里苦啊。但也还有憧憬。”我这才想起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——参见广州出版社2003版《八二届毕业生生》(陈天福主编)中的《一篇至今未能通过的论文》。

到底是一滴水还是一条河,一粒灰还是一座山,取决于评论者的立场及观察角度。在我看来,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,往往隐藏着时代记忆的皱褶。我曾提及,改革开放四十多年,列车多次急转弯,被无情甩下轨道的,不一定是个人的过失——即便真的失误,也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。因此,谈论这段历史时,洞洞察得意者的局限,也理解失意者的辛酸。

A 笔记

严格说来,两册古典文学课堂笔记的发现是三年前的事。这才有了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序的一段话:

多次搬家,留存的笔记极少,不知为何,古代文学的课堂笔记未丢失。翻阅下来,1979年9月13日刘叔度老师开讲《诗经》,1980年2月28日黄天骥老师开讲魏晋隋唐文学,1980年9月6日苏寰中老师开讲北宋文学,至于南宋及元代文学由吴国钦老师讲授,教明清文学的则是刘烈茂老师。因专心听讲,我的笔记不是很详细,同学中笔记比我精彩的大有人在。

这回重读四十多年前的课堂笔记,还是颇有感触:既感叹自己当初听课的认真,更对老师们的教学水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。作为“文革”后招收的首届大学生,我们的课堂教学大多没有通用教材,尽可能详细地记录老师们的讲述,在那年头是通例。

我的笔记本,四分之一处画竖线,预留空白,以便记录感想或补充资料。这种做法,不知是哪位教师提醒的。重新阅读,很少发现有水平的批注,大多是补充一点诗文或评论,便于复习考试。比如听黄天骥老师讲曹操,便补充词语注释及前人评价,还有就是《短歌行》处加批:“老师认为前面是曹唱,下面是客人唱。向来认为是主人一直唱下去”。关于曹植部分,则补抄《白马篇》和《薤露行》,还有关于曹植“雅好慷慨”的解释,以及对黄老师仔细分析“惊风飘白日”,称“气氛很悲凉,这是比较概括地表现出建安时很多人仓惶紧张的心理”,我加了批语:“抓得细,好!”批注最多的是第二章“两晋文学时代”,右边红笔抄录了若干阮籍诗句,以及《晋书·阮籍传》等,左上角则是红字:

别林斯基说:“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,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,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;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

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,因为他是社会、时代、人类的器官和代表。”

黄天骥老师的课堂与著述,我在《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》中有专门介绍,卢叔度老师为我们开讲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,在《我回母校讨诗笺》中也略为提及——此二文均收入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。倒是教明清文学的刘烈茂老师,平时不在意,这回翻阅课堂笔记,让我刮目相看。1981年2月-6月间,刘老师为我们讲明清文学,小说部分尤其用力,第十章拟话本我只记录两页半,而第九章《金瓶梅》则满满记了八页,篇幅比讲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还略有拓展。那年头《金瓶梅》还是禁书,刘老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,学生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其中第三节《金瓶梅》在文学史上地位、作用”,根据我的笔记,刘老师着重讲了四点:第一,过去长篇小说根据故事改编,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,《金瓶梅》是首创;第二,长篇小说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转为描写日常生活,从写英雄、神仙转为写普通人;第三,通过解剖一个家庭,写几个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,是《金瓶梅》独创,对《红楼梦》有直接影响;第四,艺术表现手法上,从粗犷到细腻,写出各种人物微细的心理变化。这些说法今天属于常识,而对于当初的我们来说,则无异于石破天惊。

略感遗憾的是,笔记中吴国钦老师讲授元杂剧的部分,总目上明明标注第几页到第几页,可就是找不到,很可能失落另一本子上。我曾特别感慨,讲课时轻声细语、波澜不惊的吴老师,必须到期末复习时,才知道他讲课的好处——条分缕析,不枝不蔓,且时有新见。尤其是关于关汉卿戏剧创作部分,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。当初还曾设想模仿其思路,从事中国戏剧研究。多年以后,吴老师和林淳均合著《潮剧史》,邀我撰写序言,让我受宠若惊。

笔记·相册·留言本

——写在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之外

□陈平原

B 相册

2014年花城出版社刊行《怀想中大》初版,穿插了不少图片,最精彩的当属作为拉页的“中山大学中文系1977级全体同学毕业留影(1982年元旦)”,那照片乃专业拍摄,清晰度很高。背面则是八一级系友詹秀敏提供的“中山大学77-81级潮安同学合影”,因合照上有她的靓影,故得以完好保存。可不管初版本还是增订版,按今天的配图标准,校园生活照片不够丰富。但在,那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

这回新发现的旧相册中,有四五十张大生活照片,这让我大喜过望。须知那时相机很稀有,拍摄及冲洗技术又不高,留下可用的影像资料实在太少了。有些已在书中用过,有些影像太模糊,也有些纯属个人照,没必要公开。我选了一张诸同学在教学楼前的合影,发给七七级同学群的群主范柏祥兄,经他确认,值得保存。于是,扫描了七帧我以从未使用过的校园生活照发送过去,供同学们怀旧——四十年过去了,物是人非,合影中人不少已去世,念及此难免感慨万千。

我保留的校园生活照中,有三张涉及校园文学刊物《红豆》,值得一说。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已使用两张,上为《红豆》编辑部开会,下为《红豆》编辑部同人合影,都是考证过的,确凿无疑。但有因不等于就有真相。上图中间那位戴帽子的,是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方雷雷。前些年传阅此照片,他说自己并非《红豆》编辑,只是偶然在场,于是“被合影了”。下图有题图文字,说明拍摄对象及时间,总共十人,王培楠花了很长时间到处打听,最后才辨认齐全。至于这回新发现的围成一圈、坐在草地上讨论稿件的照片,有几位是《红豆》编委,但我

也不敢完全坐实。原因是,那时摆拍照片,往往临时起兴,拍到谁就是谁,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资料。在同学眼中,校园文学刊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,进进出出很随意,没有明确界限。多年前,《红豆》主编苏炜撰写《风雪故人——<红豆>琐忆》,提供了很多精彩的细节,但谈及编委时出入较大,惹得当事人很不满。那确实是无心之过,远在异国他乡,单凭回忆,不免出现纰漏。

前些年在香港教书,曾有研究者建议我向大学或基金会申请出版补贴,辑录重刊改革开放初期众多校园文学刊物,我谢绝了。理由是,这些刊物折射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的光与影,但本身思想高度及文学水平有限,远不及傅斯年等编的《新潮》或白先勇等办的《现代文学》。近期七九级系友刘中国来信,说准备推出影印的《红豆》杂志合集,作为对一个时代的见证。怎么处理,我以为比较合适。于是,应邀写下“康乐诗草,珠江浪花”八个大字,题记有曰:“录《红豆》杂志专栏名,纪念我们的青春岁月。”

理论上,《红豆》杂志归属中大大学生社团钟楼文学社,社长是中文系七七级的王培楠。前年年底,培楠兄准备将一直珍藏的全套《红豆》杂志7本,以及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公章一枚,捐赠给中大校史馆。他草拟了有关《红豆》的简要说明,希望我毛笔抄录,以便校史馆展出。我谢绝了这光荣差事,建议他找戴小京,因他是我们同学中真正以书法为生的,且也是《红豆》编辑。小京兄如期完成任务,但十几天后便溘然长逝。借用王培楠的话:“他是用此生的深情,在临终前,代表七七级,给母校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墨!”